

南  
海  
百  
詠

方信孺  
撰

中  
華  
書  
局

叢書集成初編

嶺表錄異（及其他二種）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二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

南海百詠

此據琳琅秘室叢  
書本排印初編各  
叢書僅有此本

## 四庫未收書

### 南海百詠一卷提要

宋方信孺撰。信孺字孚若，莆田人。以蔭補官。開禧中，假朝奉郎，使金，三往返。歷淮、東、轉運判官。知真州。至廣西，漕所著有好菴游戲詩境集，未見。是編乃其官番禺漫尉時所作。取南海古迹，每一事爲七言絕句一首，每題之下，各注其顛末。注中多記五代南漢劉氏事。所引沈懷遠、南越志、鄭熊、番禺雜志，近多不傳。厲鶚宋詩紀事載劉后邨序信孺詩文云：「宮羽協諧，經緯麗密，于此亦足見其一斑矣。」

## 南海百詠序

境以詩名。在在皆詩也。境之近遠。則東日下。西王母。南北戶。北觚竹。不足以喻其垠岸。而南海百詠。又特其境之寓者耳。詩境方君。來尉番山。剝苔剔蘚。訪秦漢以來。數百年莽蒼之迹。可攷者百。而綴以詩。可見胸中之磊落。使其乘飛廉。憑豐隆。翱翔乎氛埃之上。登崑崙絕頂。凌閭闔。扣玉壺。憩轡乎扶桑之根。以觀日之所出。方壺員嶠。橫陳浩蕩。壯麗喬皇。絡其來御。下視齊州。不啻紅塵九點。則境中之詩。又可勝紀邪。莆田葉孝錫。於是特書其百篇之首。時今上躬耕藉田之明年三月既望。

# 南海百詠

宋番禺漫尉莆田方信孺字若撰

## 番山

番禺、二山也。山海經作貫禺今在州學之後者止餘一大磐石有亭榜以番山而禺山則漫不可攷按番禺志云番山在北禺山在南國初前攝南海簿鄭熊所作番禺雜志云番山在城中東北隅禺山在南二百許步兩山舊相聯屬劉豐鑿平之雙魚檢切又丁隱古田二切劉氏所謂就番積石爲

朝元洞後更名爲清虛洞而以沉香爲臺觀於禺山之上至圖經則謂番山在今府學後禺山在清海軍樓雉堞下是番在南而禺在北矣又元祐間林斐作兼山樓記亦謂番山在通判南廳之後禺山在州廨治事廳之東紹聖間章棻作移學記亦以爲學在番山之前是皆與今說同然番禺志古書也熊爲潘美客當時猶親見亭觀之舊宜以此二說爲正況漕司貢院之東有神祠至今尙以清虛洞爲榜故老亦以名其地雖番山所在或治事廳東或清海軍樓下皆未可知而州學後者禺山無疑矣

## 禺山

城根片石久模糊圖記應須考國初欲識番山真面目至今東北號清虛

禺山何事作番山。空有陂陀迹已漫。今日升堂聽絲竹。沉香不見舊闌干。

任囂城

番禺雜志云。在今城東二百步。小城也。始囂所理。後呼東城。今爲鹽倉。卽舊番禺縣也。以今攷之。東城卽其地。熙寧間。呂居簡爲帥。因其遺址而築之。見於邨叟之記。圖經乃以子城爲古之東城。且引番禺志。以爲任囂所理。殊不知番禺縣。國初時尙在今城東之紫泥港。所以番禺雜志。謂今番禺爲舊縣也。若以子城爲是。則安有舊縣在其中乎。沈懷遠南越志云。尉任囂疾篤。知己子不肖。不堪付以後事。遂召龍川令趙陀。謂之曰。秦室喪亂。未有真主。吾觀天文。五星聚於東井。知南越偏霸之象。故召陀授以權柄云。按任囂於秦末時爲南海郡尉。

五星自是漢家符。忍死任囂亦太愚。今日朝臺猶百尺。荒城不記舊規模。

三城

子城與東西二城也。子城乃慶歷四年魏公瓘。以得古磚。有委於鬼工之字。遂築之。後儂智高來寇。望城堅。不得逞而去。東城乃熙寧初。呂居簡所請。轉運使王靖所築。西城則程師孟。經始於熙寧四年。

三城不斷鬱相望。千里長江勢渺茫。蠻獠傳聞亦膽破。從知嶺外有金湯。

清海軍樓

元符二年，柯公述所創，折公彥質，重建於紹興二十年，近歲又一再作新矣。  
睥睨旁圍百尺樓，羣飛縹緲接雲浮。鯨波不動海山碧，彈壓東南十四州。

### 五仙觀

在郡治西，其先有五仙人，各執穀穗，一莖六出，乘羊而至，衣與羊各異色，如五方。既遺穗，州人忽騰空而去，羊化爲石。州人因其地爲祠，石今尙存。或云吳滕脩時，或云趙陀時，或云郭璞遷城時，俱未詳。

踰躑天上五仙人，羊駕何年到海濱。晉漢相傳半無有，觀中遺石自輪囷。

### 廣平堂

宋廣平都督廣州，越俗始知棟宇，張燕公嘗爲遺愛碑。

撤茅易瓦利無窮，盍種甘棠比召公。大手斷碑何處覓，典型猶見此堂中。

### 石屏堂

在郡城西，蔣公之奇所建，其下有池百餘步，列石甚富。劉氏所謂明月峽玉液池是也。南北舊有含珠亭，紫雲閣，每歲端午，令宮人競渡其間。

月峽旁通玉液池，綵舟爭勝出宮闈。荒臺今日人相問，野草無言日自西。

### 十賢祠

南海百詠

南海百詠

四

在郡治之城上。前太守常以吳隱之、宋璟、李尙隱、盧渙、李勉、孔戣、盧鈞、蕭昉爲八賢。蔣穎叔復以滕脩、王綝、益之爲十賢祠。自作序贊。列名刻石。別有八賢祠。蓋潘美、向敏中、余靖、魏瓘、邵昱、陳世卿、陳從易、張頴也。乃連帥周自強所立。

晉唐相望已千年。香火如今數十賢。不見古人空再拜。祠堂西去有貪泉。

鐵柱

野史云。鍛鑄鐵柱十二。築乾和殿。今府之治事廳。尙植其四。柯公述所致也。二者猶見於相安亭濠水中。餘不知所在。

崔嵬十二峙。乾和五柱何如馬伏波。敗塹頽垣今日見。想曾荆棘漢銅駝。

藥洲

在子城之西址。漕臺之北界。舊居水中。積石如林。今西偏壅塞。水尙瀦其東。幾百餘丈。穴城而導于海。綠淨如染。圖經云。僞劉聚方士習丹鼎之地。南征錄亦謂是時有方士投丸藥於其中。水色立變。藥洲圖序乃以爲葛稚川嘗煉丹於此。非也。

沙邱遺臭茂陵空。何物能成九轉功。地下劉郎猶有媿。駕言聊作葛仙翁。

九曜石

在藥洲水中。圖經云。石太湖舊產也。僞劉時。有富民負罪者。每運實此以自贖。遂成勝景云。

九峯參立倚空明。好事傳聞應列星。運石早知能贖罪。上書何必待提縈。  
越樓

樓在闌闌中。輪囷爲一郡之壯觀。昔名共樂樓。程師孟有詩。

眞珠市擁碧扶闌。十萬人家着眼看。獨恨登臨最高處。舉頭猶不見長安。

南濠

在其樂樓下。限以閘門。與潮上下。蓋古西澳也。景德中。高紳所開。維舟於是者。無風波恐。民常歌之。其後開塞不常。

經營猶記舊歌謠。來往舟人趁海潮。風物眼前何所似。揚州二十四紅橋。

法性寺

劉氏時爲乾亨寺。後復舊名。今爲報恩光孝寺。乃南越趙建德之宅。虞翻之園囿也。相傳六祖祝髮於此。圖經云。本乾明法性二寺。後併爲一。又云。院有訶子。取西廊羅漢院井水煎湯。頗能療疾。如此。則又有羅漢之名。當不止乾明法性二寺也。

金碧參差兜率天。曾煎訶子試新泉。荒園廢宅無人問。門外桃花卻是禪。  
風幡堂

碓頭一語便投機。若說風幡是落遲。今日堂中容百衆。不知那箇可傳衣。

南海百詠

筆授軒

卞山老人作記云。昔制止鉢剎密諦彌伽釋迦對譯楞嚴經於此。唐相國房融筆授之。後蔣穎叔。以筆授名其軒。有石硯。乃祁寮得於張季方家。至今尙存軒。今在光孝寺中。蓋薌林向公子誼所復。且有雲龜李公邴書榜。及畫相國胡僧刻之於石。

制止遺蹤底處尋。相傳筆授此叢林。毗盧四萬八千卷。正要墨池如許深。

菩提樹

菩提樹。在六祖影堂前。宋求那支摩三藏所手植。六祖開東山法門於其下。樹雖非故物。亦其種也。廣人凡遇元夕。往往取其葉爲燈。而此寺獨盛。

庭前雙樹尙依然。何處猶參無樹禪。一自老盧歸去後。年年長結萬燈緣。

任囂墓

番禺雜志云。囂廟。在今法性寺前道東。四十餘步。廣民歲時享之。墓在廟下。法性寺。今光孝寺也。而墓與廟。已不復存。訪古者猶能想像其所在。

枯墳曾閱幾興亡。行客徘徊古道傍。茅屋一間無處覓。可憐不似楚昭王。

淨慧寺千佛塔

塔在寺中。高二百七十丈。成於哲宗紹聖間。郡人林修之力也。其初規地。得古井九環列。其外仍

得寶劍巨鼎之類。

九井神光射斗牛。天開寶級鎮南州。客船江上東西路。常識嶙峋雲外浮。歷代沿革。又以爲太宗朝。端拱二年。建。未知孰是。

衆妙堂

在天慶觀之西偏。今元觀。昔道士何德順所作。東坡爲之記。并賦詩。妙處常存道豈高。箇中得意自陶陶。空堂寂寞豐碑在。觀裏何人復種桃。

劉氏銅像

昔劉鋹及二子。各範銅爲像。少不肖似。即殺治工。凡再三乃成。今尙在天慶觀中東廡。

霸業淒涼一炬休。鑄金爲像亦狂謀。五湖但說鴟夷子。千古誰知恩敎侯。按劉氏興亡錄云。宋開寶四年。城北七里。潘美令中貴宣敎釋罪。是日天地黯慘。兵火四焚。六十餘年基業。一旦燬燼。後歸朝。勅封爲恩敎侯。

劉氏雙闕

乾道中。劉氏二女。其母久病。一剖肝。一割股。以奉之。母乃瘳。連帥龔公茂良。上其事。詔卽所居立闕。

番塔

雙闕峩嶢卽是碑。天荒初破此蛾眉。行人來往手加額。解說當年旌表時。

始於唐時。曰懷聖塔。輪囷直上。凡六百十五丈。絕無等級。其額標一金雞。隨風南北。每歲五六月。

南海百詠

夷人率以五鼓登其絕頂，叫佛號以祈風信。下有禮拜堂。

半天縹緲認飛輦，一柱輪囷幾十圍。絕頂五更鈴共語，金雞風轉片帆歸。

歷代沿革，載懷聖將軍所建，故今稱懷聖塔。

海山樓

建於嘉祐中，今在市舶亭前。唐子西有登樓懷古詩。

海山雨過月明時，自是南州一段奇。塵土只今無着處，可憐誰與更題詩。

宋時經略安撫於五月五日，閱水軍教習於其上，嘗新葺。

越井岡

番禺雜志云：一名臺岡，一名越王臺。南越志謂之天井岡，在城西北三四里。唐廣州司馬劉恂嶺表異錄云：岡頭有古臺基址，連帥李玘於遺址上構亭，鄭公愚又加崇飾。今在悟性寺後，郡人呼爲越王臺。相傳尉陀曾張樂於此，故老云：舊皆夾道栽菊，黃花迤邐，爲九月登高之所。

萬山袞袞盡東來，高處猶存百尺臺。回首舊時張樂地，一杯重與酌蒼苔。

越臺井

按嶺表異錄云：井在州北越王臺下，深百尺餘，磚甃完備。云南越趙陀所鑿，廣之井泉率鹵鹹，惟此井冷而且甘。番禺雜志亦云：越井半存古甃，曰趙陀井，水味清甘。劉氏呼爲玉龍泉，民莫得汲。潘美克平後，方與衆共之。今此井在悟性寺前，清甘實爲一郡之冠。而後來乃亭其上而榜焉，曰達磨泉，初無所據。只何公異所作南征錄及圖經云：達磨初來，指其地曰：是下有黃金，取之不盡。

貧民竭力掘之數丈。遇石穴而泉迸。達磨云。卽此是也。何公乾道中入南。蓋此井已在達磨泉之後。好事者又爲此說以附會之。今越岡無他井。卽此無疑。又嘗讀唐子西集。有遊廣州悟性寺詩。其結句云。泉脈來何處。中含定慧香。則亦指此爲達磨井矣。

古甃寒潮百尺清。僞王題品老陀營。渴來不飲盜泉水。特地翻爲達磨名。

#### 西竺山廣果寺

故江西提刑譚惟寅所建。蓋觀音道場。每歲二月十九。遊人最盛。小橋橫絕。兩峯環白。日松風爲掩關。天半樓臺矗金碧。直疑海上普陀山。

#### 東七寺

以下二十八寺。列布四方。僞劉所建。上應二十八宿。尙大半無恙。今各以寺名爲詩。俾後之覽者屬和焉。

慈度天王更覺華。蒼龍東角梵王家。普慈化樂成塵土。興聖猶兼覺性誇。

#### 西七寺

文殊千佛顯真乘。水月光中見定林。昭瑞當時連集福。咸池今日應奎參。

#### 南七寺

井軫南宮煥寶光。千秋古勝並延祥。祇今兩寺無名字。地藏旁聯四寶方。

北七寺

國清尊勝北山隅。證果報恩同一區。地藏荒蕪并報國。尙餘悟性斗牛墟。

浮邱山

在郡西浮邱觀之西。其高一丈五六尺。周四百餘步。番禺雜誌云。東邊有井。舊爲投龍之所。後爲人所觸。一旦自塞。按羅山記。浮邱卽羅山。朱明之門戶。先在水中。若邱陵之浮。今山之四面。簫浪宛然。有陳崇義者。年一百一十二歲。說爲兒時。猶見山根。艸船數千。今山去海邊三四里。盡爲人煙井肆之地。此國初時。浮邱蔣穎叔。嘗作挹袖軒於其下。仍記吳尹言爲浮邱上人得道之地。有雙鳥故事。其爲神仙之窟無疑矣。

碧海何年已變田。空傳雙鳥舊時仙。乘風欲挹浮邱袖。同訪朱明別洞天。

珊瑚井

蔣穎叔云。葛洪嘗煉丹於此。而海神以珊瑚爲獻。有珊瑚井尙在。可怪仙翁亦世情。珊瑚還許致殷勤。波神不是趙陀客。卽是前身石季倫。

胡漢臺

臺在城西硬步。南越志云。熙安縣宋齊有此縣名東南有圓岡。高數十丈。岡四面爲羊腸道。說者謂尉陀登此。望漢而朝拜。故曰朝漢臺。嶺表異錄云。在西北五里岡原上。今址存焉。刺史李玘於其上創

餘慕亭。至今送迎之地。又改爲朝臺館。番禺刻石云。今江邊有臺纍纍。彼人但名其地爲朝臺。不知彼是耶。此是耶。問之故老。已莫能知其所在。則是在國初。已罕有識其處矣。張曲江詩。津亭壯越臺。蓋謂此也。後來人皆以今之越王臺。謂爲朝漢。然津亭當在水濱。豈應在水上。元祐間。毛司漕。乃辨正其地。蔣穎叔亦同賦詩。所謂眞乘寺側偶同尋。潛德幽光一朝發。然眞乘寺亦在硬步。其地則近之矣。而其臺則平地突起數十尺。八陞宛然。壇也。即郊壇。土人至今猶呼拜郊臺。而江邊纍纍之岡原。固自若也。自蔣穎叔之誤。後亦無有辨者。朝臺又名武王臺。蓋趙陀并桂林象郡之初。自立爲南越武王。韓詩所謂樂奏武王臺是也。亦名雲陽臺。或云。趙建德戰勝韓千秋時。張飲於此。倔強難除。結尙椎。築臺北望。欲何爲。大夫自載千金囊。誰念韓侯十萬師。

劉氏郊壇

一德由來可享天。東鄰牛祭亦徒然。荒涼到處遊麋鹿。誰識郊壇八面圓。

劉王花塢

在千佛寺側。桃花夾水一二里。可以通小舟。蓋劉氏芳華苑故地也。

綠陰到處小舟藏。淺水漂紅五里香。不見芳華舊亭苑。桃花應解笑劉郎。

蕃人塚

在城西十里。纍纍數千。皆南首西向。

鯨波僅免葬吞舟，狐死猶能效首邱。目斷蒼茫三萬里，千金雖在此生休。

花田

在城西十里三角市，平田彌望皆種素馨花。一名那悉茗，南征錄云：劉氏時，美人死葬骨於此，至今花香異於他處。

千年玉骨掩塵沙，空有餘妍賸此花。何似原頭美人草，樽前猶作舞腰斜。

石門

在州西南二十里，或謂十五里。郡國志及圖經云：呂嘉拒漢，積石江心爲門，嶺表異錄云：漢將軍韓千秋征南越，全軍覆沒之地也。按漢書云：韓千秋兵之入也，未至番禺四十里，越以兵擊千秋等，滅之。又元鼎六年冬，樓船將軍將精卒先陷尋陁，破石門，以此攷之，則石門非千秋覆軍之處，乃樓船破越之地也。而兩山蓋自宇宙以來之物，積石之說，其謬可知。

呂嘉積石浪相傳，雙闕天開尙宛然。成敗古來俱一夢，千秋何似老樓船。

貧泉

在石門，乃吳隱之酌泉賦詩處。番禺雜志云：劉嬰惡其名，連石填之，或云爲寺僧所塞，今未詳。有唐天寶中，陳元伯所撰碑銘，今昇置廣平堂中。

泉本無貧人自清，何須一酌始忘情。回車勝母君知否，見說曾參亦好名。